

[德] 约瑟夫·皮珀 著  
JOSEF PIEPER

刘森尧 译

德国当代哲学大师经典名著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 闲暇

## 文化的基础

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德] 约瑟夫·皮珀 著

JOSEF PIE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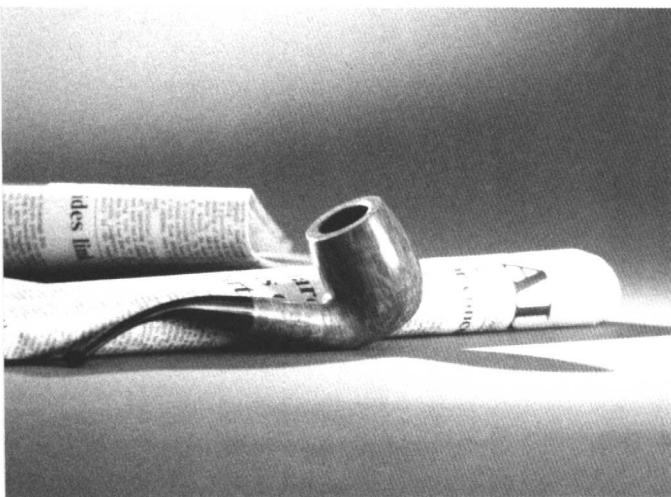
# 闲暇

## 文化的基础

LEISURE: THE BASIS OF CULTURE

刘森尧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暇:文化的基础/(美)(德)皮珀著;刘森尧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4

ISBN 7-80148-802-4

I. 闲… II. ①皮…②刘… III. 闲暇社会学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976 号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010-84094409

传真:010-8409478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889×1 194 1/32

印张:6.375 字数:109 千

版次: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1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本书相关评论

我们必须重觅哲学和神学之间正确关系的立足点,这是哲学家安身立命之处,依我看来,此即为皮珀论述的核心观点。重新认识哲学原本的真正面貌,对任何现代知识分子都是重要之事,否则只能自我局限于某种神秘科学领域,过着扭曲而谬误的生活。惟其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哲学,方能增长吾人之智慧和洞见。

.....

伟大的哲学家以激发人们思考的方式传达观念,并展现其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犹如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断激荡我们的心灵,约瑟夫·皮珀正是这种风格的思想家。

——诗人 艾略特(T.S.Eliot)

闲暇并不是工作的休止,而是另一种类型的工作——是一种具有人性意义的工作,好比节日的庆典活动。宗教

要教导我们的正是这个道理,这层道理对有信仰者或无信仰者都一样重要。我们要努力去追求闲暇,“在我们的努力终结之际”,我们会为我们的存在感到喜悦,并且心存感激。

.....

皮珀的书本身就是一席飨宴,他以简洁明畅的笔触,说明闲暇的观念不仅是一种文化的理论,也不仅是我们这个迷惘时代里的一种自然神学。闲暇,基本上更是一种哲学中的哲学——说明在现今科学和技术已然凌驾于人之天命的时代,哲学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以及哲学应该为我们做什么。他所谓的“天命”(divine command),正是从希伯来先知伊利亚到帕斯卡和克尔恺郭尔一脉相承而来的“沉静之音”,也正是他以其温和方式告诉我们的:心静而后能知。

——英国哲学家 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

摘自一九九八年英译本序

工作和闲暇的截然两分,现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究其缘由,主要是我们已习惯于把闲暇当成是补偿性的替代品——从非人性的劳作中空洞而带强制性的脱逃,皮珀的书讨论的主题,正是重新寻回闲暇和沉思默想合一的生

活,这个古老的传统可追溯至先基督教时代的古希腊,也就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

皮珀向我们提供的讯息直接明了……如果我们继续膜拜机器,继续膜拜实用性的知识,继续膜拜年轻和常识性的心灵,那我们的社会将会沦为一个奴隶社会……,皮珀深邃的洞察让人动容,甚至使人震惊。

——艾伦·泰特(Allan Tate) 《纽约时报书评》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静而后能知。”想要获得真知,惟有透过闲暇。皮珀博士邀我们去重新发现的,不只是被摈斥已久的知识概念,而且还是个被摈斥已久的闲暇概念。在皮珀博士指控当代世界的各项罪状中,最让人心情沉重的一项,莫过于说这个世界已经伤痕累累,已经屈服于“工作神明”(idolatry of work)的脚下,只知不停运转而失去了目的感。

——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皮珀教授讨论的主题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他的论点独树一帜,不同于流俗;文风清晰直接,让人

#### 4 闲暇:文化的基础

难忘。

.....

皮珀重新肯定曾经盛行但如今已被世人遗忘的古老哲学传统: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都是上天自由赐予的,而不是劳动赚取的,直观比推论更接近真理。

——埃姆斯(A.C.Ames) 《芝加哥论坛报》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

闲暇,乃是任何文化复兴的先决条件,其根源则是来自有闲和奉献的阶层。

——伦敦《观察家》杂志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

以目前情况而言,许多人正以社会学角度热衷于研究休闲,并教育大众休闲活动的好处,我们似乎有必要更深入分析此一重要的文化观念。皮珀博士为我们做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研究——他耙梳相关的思想脉络,不但涵盖面更广博,而且论述精深,言之有物。

——盖伊·亨特(Guy Hunter) 《新政治家和国家》杂志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

“为了人类社会能够更完美，”托马斯写道：“我们当中需要有些人去过‘无用的’默观生活。”现代中产阶级文明无法理解闲暇真正的意义和高贵的价值，因而沉思默想生活的观念早已失落，在这样的生活中，也就失落了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观念。

——威廉·P. 克兰西(William P. Clancy) 《共和国》杂志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

闲暇是一种心灵的态度，也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可以培养一个人对世界的观照能力。

——卡尔·霍迪(Carl Houde) 《国家》杂志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

所谓的闲暇，并不是懒惰，而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和解放，人们得以沉思默想并和外在世界和睦相处，心灵因而获得力量和滋养。”

——《旧金山纪事报》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

皮珀运用一种非常清晰的语调和迷人的写作风格,来重新写作古希腊和中世纪大哲的思想,和他本人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哲思。在他看来,日常语言丝毫不会牺牲人的哲学思想的本质,对日常语言的巧妙运用——这正是他写作的秘诀——使得皮珀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哲学家之一,他也借此向世人证明了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功能。柏拉图的哲学是以对话的形式撰写的,柏拉图的辩证法便是对话的艺术;至于托马斯的哲学最重要的形式,便是与其他哲学家与哲学立场相互问答(*quaestio*),其真正意义也在于对话。也因此,在皮珀看来,这两位大哲在思想的趣味与作品的结构上,就可以因为对话而成为互补的。而他自己则进一步将他们所启发的哲思,取来与现实生活中人的实践历程对话。

——多伦多大学讲座教授 沈清松

越是反复细读皮珀这本书,越是感觉这实乃一本充满真知灼见的智慧之书,他以言简意赅的笔调点出我们早已忽略多时的生活道理:如何追求并擅用闲暇,同时如何培养简单的哲学思索习惯。他简单告诉我们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借由拥有闲暇,然后去体验生命中的真实时刻,我们不必是哲学家,只要能掌握闲暇,即能感应人生的真理:不

断去体验惊奇的感觉,然后怀抱希望,不停继续摸索前进,  
直接走向哲学的至终本质:洞见和智慧。

——文化评论学者 刘森尧

你们要休息,然后认知,我就是上帝。

——《圣经》

# 哲学的洞见和智慧

(导读)

T.S.艾略特

现代哲学之所以显得怪异而令人费解,其根源——也许我自己也并不清楚,但我现在可以肯定我对当今哲学不满的地方乃在于,哲学和神学脱了节。

我们常听人抱怨,这个时代的哲学再也看不到什么深刻而值得钻研的思想。我们不必去探讨其中的理由,比如因哲学自身固有的缺陷,或是由于近时的哲人转行研究其他领域学问,或是我们根本就不再有哲学家等等理由,这些理由看似错综复杂,并非三言两语解释得清楚。我们只问:“伟大的哲学家都哪里去了?”——这是一个修辞学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任何钻研哲学四十或五十年以上的人可能会问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自我们年轻时代以来,长时间受人景仰的思想家事实上也不乏其人,只是和提这个问题的人一样,在现代哲学的发展上,似乎大家都不约而

同走向视野褊狭的研究领域里。因此,上述的抱怨并非无的放矢,也许我们只是渴望见到某个哲学界人物,他的著作和言论或甚至他的个性能够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激励,但我们会更乐于见到的则是,出现一个新的哲学权威,他能够真正带给我们有关哲学的洞见和智慧。

对喜欢哲学的人而言,在他们看来,晚近在哲学上最明显的争论,莫过于逻辑实证主义(logischer Positivismus)。有许多人并不属于提倡此一学派的小团体,也不具备相关方面的必要学养,他们并不认同这样的哲学走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哲学无法提供滋养心灵所需的养分。日后这股潮流过去之后,我们有机会回过头去看时,会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就像当年在艺术上所流行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除了带给我们生活上和思想上某种新颖的模式之外,在艺术创作上实在毫无想像力可言。那么,哲学上的逻辑实证论除了提供另一种新颖的哲学思考模式之外,有关哲学的洞见和智慧则一概摒除在外。对不成熟的精神或初入门的人而言,逻辑实证论的确发挥过其不容忽视的魅力和影响力。然而,我们若是以比较宏观的角度看事情的话,我相信逻辑实证论在未来透过思想的洗礼和重新诠释,我们不敢说它仍然一无可取,即使现在它明显已经导入错误方向,但终究还是值得我们花费力气去证明其本质

是有缺陷的。我同时更相信(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哲学的此一病症由来已久,且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为其偏颇思想仍大行其道,但这绝不会是当今哲学该走的道路。

回想当年我自己还是一个学哲学的学生之时——距今至少三十五至四十年前,哲学在面对自然科学时已经开始展现其较为次等的地位,我们觉得只有数学家才最有资格从事研究心灵现象的哲学活动,每一位学生无不以数学家的姿态去接触哲学,至少在我当时所就读的大学,其现象大抵如此。他们模仿著名数学家的语汇如象征的逻辑等去从事哲学研究(我记得有一位很用功的同学,他努力发展出一套所谓“象征的伦理学”的理论,动用了一大堆连《数学原理》一书都找不到的象征符号)。除此之外,他们还号称已经精通当代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因为大家认为,探讨哲学上的问题,要是懂得自然科学一定会占很大优势,至少比不懂的人更能得心应手,即使这些自然科学对哲学思考的助益极小亦然。我现在比较能够理解,哲学家不能自绝于任何其他知识领域之外,一个理想的哲学家必须熟悉每一科学领域以及艺术派别和各种不同语言,甚至包括人类历史,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可以使哲学家免于视野的褊狭,另一方面也可免于过分沉溺于某一专门领

域。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每一学问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专门和琐碎,要掌握各个领域的学问似乎更为困难,因此当哲学家开始去依赖科学之时,他只要掌握其中一般性的知识即可。当然,我并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去推崇鲍桑葵(Berunard Bosanquet, 1848 - 1923, 英国哲学家)的方式,他在逻辑方面的观念大量取自林内氏植物分类法(Linnés Botanik),许多哲学家并不认同他的此一做法,却又不敢忽视他的结论,也许我们应该准备好去接纳一些科学家所下的结论,因为他们确然已在从事哲学行动了。哲学的这种以科学家方式介入的做法不免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令人产生哲学在“进步”的幻觉,而这样的进步却又不是来自哲学本身,结果是,哲学家们不必具备哲学历史的知识仍能大谈哲学。可想见的是,我们对哲学的态度要是过于自然科学化,那么过去许多哲学观念势必被埋没忽略,许多哲学家曾经发现的伟大真理,以及他们作品中所阐述的许多真知灼见,恐怕都要变得落伍而不合时宜。如此看来,今天的哲学势必比过去的哲学进步伟大,同样的,未来的哲学恐怕也一定比现在的哲学进步伟大。不能否认的是,哲学史在今天业已形成成为一个专业的特别领域,而且在这方面有所钻研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我怀疑,熟悉哲学史上思想流派的人在今天很可能只被看成为思想史学家,而不是

哲学家。

现代哲学之所以显得怪异而令人费解,其根源——也许我自己也并不清楚,但我现在可以肯定我对当今哲学不满的地方乃在于,哲学和神学脱了节。我想强调,任何时代哲学一旦脱离神学而独立存在,那么哲学家的“自由思想”方式必定大受限制,也许我们应该趁此澄清哲学和神学间的必然关系,以及哲学中所应包含的宗教要素。

我在此无意深入探讨这层关系,因为约瑟夫·皮珀在本书中已经解释谈论得非常清楚,我只是想把读者带到他的核心论点所在。皮珀是一位天主教哲学家,他的观念主要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派的哲学,我们从他书中所述即可明白。但他的论点并非只是以天主教的立场为中心,在他看来,真正的哲学绝不只是奠立在某一宗教派别或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基础上面,真正的哲学之触角应该更为广泛。令人好奇的是,他竟会赞同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认为那里也包含了值得研究的神学性格——毕竟无神论也还是神学的一支,其真实性并不容抹煞。

我们必须寻找出哲学和神学之间正确关系的立足点,这是哲学家安身立命之处,而我认为这正是皮珀立论的核心观点。对任何受过教育而有思想的人而言,重新认识哲

学原来的真正面目,这似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只能把自己局限在某种神秘科学的领域之中,过着扭曲而充满恶意的错误生活。透过对哲学真面目的理解和认识,继而从其中得到哲学所能提供的最好财富:洞见和智慧。

因此,在皮珀看来,哲学的固有本质就像是一种“长者的智慧”(Weisheit der Alten),他把哲学思索看成是和其他哲学家的思想交融,但是如此做要面临两个可能的偏差,第一,会有意无意沦入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以实验的研究方法去探索哲学的多重可能。解决哲学的问题不像解决物理学的问题那么单纯,答案不会只有一个。第二,容易沦入一种浪漫式的狭隘思维方式,我称之为“一人哲学”(Ein - Mann - Philosophie),意思就是,一位哲学家以自己的个性所反映的世界观,以及以他本身的气质吸引住了他的信仰者。我并不小看最具影响力的“一人哲学”所展现的魅力和价值,比如斯宾诺莎的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就很深远,同样的,黑格尔也是如此,我另外还要提到布拉德利(F. H. Bradley, 1846 - 1924, 绝对唯心主义学派哲学家),他所写的东西很具说服力,也一样充满了个人魅力。我要指出的是,这类思想家以一种激励人们思考的方式传达他们的观念,继而展现他们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他们所写